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金石文考略卷十三

嘉興李光暎撰

重脩周康王廟碑

宋祖葺前代帝王寢廟文武成康皆有之今碑存者獨成康爾而康王碑斷泐不可讀開寶六年建黄遜浮篡孫崇望行書亦與唐太宗廟同時而王元美題憲宗廟碑謂宋祖注意憲宗葢未見周成康唐太宗諸碑耳崇

望待詔書院者一時習尚故不離通徽院體也 石墨鐫華

廣慈禪院新脩瑞像記

雍熙二年 希夷先生陳摶譔 楊從乂書幷篆額

增脩中嶽中天崇聖帝廟碑銘

乾興元年 陳知微奉敕纂邢守缺奉敕書幷篆額

篆書千文序

乾德五年 陶穀譔 皇甫儼書

英公於篆書獨推李監而陶承旨穀此序亦云陽冰

死而夢瑛生其然乎序書出皇甫儼手可謂升率吏之堂者 石墨鐫華

重脩開元寺行廊功德碑

建隆四年 劉從乂譔 袁正己書并篆額

重脩孟姜廟因留古調詩

嘉祐戊戌 五言古二十二韻宋宗諤并書

真宗御書先天太后贊

真宗此書在亳州龍德宮遒逸有致盖以其年正月

謁龍德耳先天太后者老子母也唐系自老子尊徽號曰玄元皇帝故太后之號因之乃宋亦爾耶弇州山人稿

真宗御製御書廣生帝君贊

帝王學書自非急務然即其筆勢觀之亦足以知其治所在趙宋自太宗後惟真宗稱良觀青帝廣生君刻亦足以知好生之意評者謂其書妙在全備八法

右碑在泰山南麓青帝觀中宋真宗御製廣生帝君

讚并序其文及篆額皆御書青帝即禮記月令所謂
其帝太皡而史記封禪書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
青帝唐書王璵傳請置春壇祀青帝於國東郊者也
夫帝者一而已矣易傳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
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兑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是
周流乎四時八卦之中而其為帝者一也家語載孔
子之言曰某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
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

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生為明王者死而配五行是以太皡配木炎帝配火黄帝配土少皡配金顓頊配水於是有五天帝五人帝之說漢儒因之遂立感生帝之名謂帝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鄭康成述春秋緯說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黄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黒帝叶光紀則王子雍諸儒所排駁而後世雖存五帝之祀亦不遵用其名者也豈若易傳之言簡而當哉若

真宗之事又所不足論云金石文字記

夢英夫子廟堂碑

英於篆體偏傍二石皆係跋語與忠恕書皆作正書皆方勁有法而此碑忽爾蹶張全用柳誠懸玄秘塔法不師其遒勁而師其粗疎所謂真惡扎也米南宫可作請以是質之石墨鐫華

夢英謬篆極為可鄙一時縉紳從而贈詩今觀此碑有顏柳遺法殊堪披誦豈唐時舊刻特重摹之上石

故典型俱在耶_{蒼潤軒帖跋}

英師學柳不啻似之冷面枯腸出世人所宜也夫子廟記緣其文美彌意極精以敵之允為合作程碑初刻遂無傳_{墨林快事}

扶風縣夫子廟碑首云天地吾知其至廣也云云作者唐大歷二年丁未駕部郎中程浩碑尚在扶風縣令傳為皮日休誤矣皮在僖宗廣明年與大歷相去年代殊遠不知何以錯誤如此此碑書法清勁仍多

古字地作墜三作弎道作衜子作𡉏光作炗唐作𠩺天作兲善作譱遊作逰曹作𣍘升菴外集

此碑蒼潤軒帖跋墨林快事升庵外集皆稱之趙子函獨貶之者過也按碑文爲程浩撰相傳爲皮日休金石評考云此記載在古文大全作皮日休而碑作程浩豈日休代浩作歟攷日休文藪無此文則當從碑余竊謂代作之說宜有之既代之作則已集中自不必載耳光映識

絳州夫子廟碑

聖教序蓋唐文皇從右軍墨迹集之而又獲懷仁善手故能師法百代此碑從刻本摹集僅形似耳無論不及聖教即以較吳文斷碑又隔一塵矣　石墨鐫華

絳州夫子廟記宋人集右軍書聖教序猶是真跡中集者此又從序書及他石本摹刻形似之外風流都盡矣然記得朱紫陽好曹孟德書劉共父好魯公書朱以時代譏之劉答曰耳吾唐忠臣若漢賊也朱乃屈

笑此夫子廟記不當勝作奘師序耶吾姑為此石解嘲 弇州山人稿

書高僧傳序

陶承旨文全之蘊藉英大師書徒爾矜張俱非當家善乎元美氏之言曰陶法門之畫葫蘆者英筆塚之盜枯骨者蔑以易矣 石墨鐫華

摩利支天經并陰符經

此碑首摩利支天經前作佛像次黄帝陰符經前作

黄帝問廣成子像晝俱不惡書者爲汝南袁正已亦能習歐陽率更法者因以見宋初諸人猶步趨唐矩也石墨鐫華

袁正已所書摩利支天陰符經立於乾德年在京兆國學以太學刻二教之經不必論宋初文字徐以篆夢英以雜體袁以楷皆得郭忠恕之一端而此袁得意之作古淡閑雅尚有李氏之遺風焉蔡襄稍爲變調繼以蘇黄各出新意淩夷至於顛老古法埽地盡

矣余於宋初猶有取焉爾　墨林快事

澹山巖詩

淳化改元　永陵李建中題

西臺本學王大令書而拘攣若此猶韓非之學黄老李斯之學荀卿也余觀筆勢尚有先賢風氣固自佳

東觀餘論

三體陰符經

乾德四年　郭忠恕書

右郭忠恕三體隂符經其二大小篆其一隷也忠恕篆筆幾與徐鉉埒而尤以工小楷名畫入妙品仕宋為國子主簿用酒狂得罪貶能自卜死日或云仙去不死也隂符最為唐人所重褚河南前後奉勅書至累百卷中亦多精語是老子以下鬼谷以上人作但非黄帝書耳忠恕既謫仙人宜其有會屢書之而不足也 弇州山人稿

重脩中岳廟記

中岳廟記乾德二年鄉貢進士駱文蔚撰并書瘦樸有骨畧似歐陽率更嵩陽石刻記

重脩嵩岳中天王廟碑

嵩岳中天王廟碑盧崔州撰有唐李裒蘭之風孫崇望葢以書待詔者運筆固圓熟毋乃通微院體之遺耶弇州山人續稿

祥符玄聖文宣王贊

泰至無道而剏封禪儒人排之未達於天人之故也

天地之秀孔子未生散於山川孔子既出鍾於泰岳是以自泰之後沿漢及唐未有不登封泰山而降禮曲阜者載在史故非若七十二君之荒忽也故不知者謂因岱而及孔子不知造物之意尊孔子而本於孔子之所由生也即祥符之主詐為天書以誣上帝況於岳神而於孔子獨為慴志躬贊躬書下及弟子此其心亦有一躊之明者其贊或假手潤色字必其所勉為皆不必以皐布之法繩之矣

此真宗東封還過曲阜奠孔子而作碑二方上刻御
製贊下刻加號詔真行書無名氏疑亦書院待詔尹
熈古輩為之雖不離院體而亦有聖教遺意據碑奉
勅諸道府州監各於文宣王廟刻贊并詔不止曲阜
余所收乃曲阜碑盖它處易燬而孔林獨存耳石墨
鐫華

宣義大師夢英十八體書

後有郭忠恕書

勸慎刑文并箴

此宋晁逈述自古酷吏循吏之報應以為用刑者勸文冗似黙鬼書則方整勁拔有歐陽率更法稍遜其遒逸耳碑無書者姓名以後慎刑箴碑證之當為盧經書

逈既作慎刑文又為是箴刻石永興軍文宣王廟即今西安府學碑立於天聖中是時逈判西京已年八十餘矣名宴太清樓既而獻斧扆慎刑箴是此耶中

多為長吏語似非上天子者廼為殿中丞時失入死囚奪二秩故晚年津津慎刑如此耳書碑者進士盧經大有歐法 二條石墨鐫華

慎刑箴乃晁尚書廻判西京時作一叙一箴極其剴切而進士盧經書刻於石書法整潔可愛當玆刑罰煩苛四海重足安得此仁人之言重刻之石置司刑之座右乎 銷夏記

承天觀碑

大中祥符二年　李維奉勑撰　尹熙古奉勑書并

篆額

龍門銘

大中祥符闕年　御製御書并篆額

永興軍修文宣王廟大門記

大中祥符二年　孫僅撰　冉宗閔書

中嶽中天崇聖帝碑銘

大中祥符七年　王曾奉勑纂　白憲奉勑書并篆

額

重脩北嶽碑

北嶽廟在曲陽中有一白石梁相傳云是舜時從嶽飛至者因祀於此其說迂誕不可信然古樹遒疎有二塑鬼奇甚皆千年外物碑刻亦稱是魏公此書全法顏平原而時露柳骨鋒距四出令人不可正視公之受遺二世以身係輕重此亦可窺一班矣弇州山人稿

嘗見王元美稱是碑云魏公書法顔平原而時時露柳骨鋒距四出令人不敢正視亟募而購求之既得再閱所謂鋒距四出良是但以三公較之似不無少遜顔之方整而偏得柳之舊張居顔柳閒可也何至兼二公令人不敢正視乎魏公受命二世以身係重輕誠不可及而於書家嫡派恐不敢過枉也石墨鐫華

余於宋名臣墨跡每每見之獨未見公手書此碑仿

魯公書宛如畫像贊毅然有不可犯之色 銷夏記

韓魏公書杜少陵義鶻行

墨池編論字體有擘窠書今書家不解其義按顏真卿有云點畫稍細恐不堪久臣今謹據石擘窠大書

王惲玉堂嘉話云東坡洗玉池銘擘窠大字極佳又云韓魏公書杜少陵義鶻行詩擘窠大字此法宋人多用之墨札之祖也 米襄陽志林攷據

右韓忠獻王琦所書杜甫義鶻行端嚴厚重古所謂

顔筋栁骨殆無以過之展卷熟視則夫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其氣象猶可想見其仿佛也朱文公有云韓公書跡雖與親戚畀幼未嘗有一筆作行草勢以此觀之王之為人出中達外無斯須不本於誠故其建功立事凝定不揺德在生民而著史冊宜也視彼傾歌偃仆常若大忙中書者則其蹂急寛易相去何如哉

劉太初書中嶽醮告文

中嶽醮告文真宗御製翰林待詔朝奉郎行少府監主簿賜緋臣劉太初奉勅書并篆額刻於石幢八面在中嶽廟峻極門外其書有唐人風致　嵩陽石刻記

重刻終南山上清太平宮碑

上清太平宮碑太平興國五年徐鉉奉勅譔張振奉勅書

汧陽普濟禪院碑

閻仲卿撰　沙門善儁書

碑在汧陽于侍御永清始獲之亟稱賞以為不減聖教序余得一紙觀其書非惟不及聖教抑且不及隆闡法師碑時代為之非書者責也書者為僧善儁曰習右將軍王羲之書其年為大中祥符此時蘇黄四家未出故書雖遜古猶有唐風石墨鐫華

原理碑

天聖五年　孫冲述　張茂宗書

賜西岳廟乳香碑

咸平六年　韓見素譔

高紳轉運荆湖奏請賜南嶽焚香而四嶽并及之據碑南嶽諸殿日破乳香一兩西嶽諸殿共十一處乃日破半兩古人焚香其儉如此且所焚乳香非今香也碑正書亦有柳誠懸筆意　石墨鐫華

宋傳書真武經

真武經元符二年河南宋傳小正書秀雅可觀　嵩陽石刻記

心經序

心經序僧省言書趙嶝云得心經序於報恩寺壁間唐南陽忠國師述宋九華山僧省言書書全出伯施幾於亂真 石墨鐫華

雲居寺碑

燕山雲居寺碑鹽鐵判官朝議郎行右補闕王正述鄉貢進士鄭熙書鄭熙穆宗時人 吉金貞石志

袁州學記

李泰伯撰柳淇書章友直篆額世稱三絶

柳淇書學中興頌筆力雖未絶勁而間架已方嚴書

史會要

重刋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并叙

孫冲譔　薛瑛書　耿說篆額

游師雄昭陵圖攷

六馬贊唐文皇御製歐陽詢書石與文德皇后碑同

立陵後高宗又詔殷仲容别題馬贊於石座則贊宜

有歐殷二公書也今文徳皇后碑與歐書都亡而陵上馬無石座書世所傳圖乃游景叔所刻景叔序云得唐陵圖記云然楊用脩丹鉛録記六馬賛云在秦中殷仲容譔歐陽詢書又有元學士王惲跋云云其說與景叔小異或用脩所見乃舊石耶然一為歐書刻石一為殷書刻馬座實出太宗製非殷譔而歐書也游公刻圖盛傳用脩不當未見何牴牾乃爾今去用脩未百年豈舊石頓亡獨有游公刻耶景叔亦云

詢書不復見獨殷書存距昭陵北五里今石馬正在陵下不數十武又無座書其非唐馬無疑然則殷書宋時尚在今亦淪沒不可求矣非游公刻圖誰其知之公又云殷書薛仁杲作仁果以証史官之誤如此類者尚多游公雅善臨池李靖李勣碑陰各有題字草行甚佳而此圖序乃醴泉縣尉刁玠正書深得歐陽詢遺意者可觀也石墨鐫華

溫泉箴

溫泉箴唐燕國公張說作宋治平丁未孟冬朔縣令

尹光臣立石虞部員外郎楊方平書丹

驪山雜題

程懿叔詩一首謝彦詩一首吳雍詩一首惠吉詩二

首張詢詩一首曹儀立石刻正甫太丞詩四首王素

詩一首田稹詩一首朱光庭詩一首李君保書郭忠

詩一首程懿叔又詩一首張煜詩一首蒲宗孟詩四

首李埏詩三首孫僅詩二首張若谷書孫漸詩一首

程時章詩二首溫廸詩一首趙子期詩一首袁宏道

詩六首

李長者祠雜題

唐李長者皇枚也諱通玄滄州人祠在太原壽陽縣

方山昭化禪院記一篇宋崇寧元年比丘宗勝立石

前作長者像又宋張商英新脩祠堂記并書又元祐

已巳曾郡侯曾布謁祠題名偕行者錢景山潘璟郜

壎張元淳李毅李良臣李秉後附曾紆題名又紹聖

二年楊謨題詩一首郭時亮次韻和又元符庚辰知
壽陽縣事郭瑗以祈雨獲應設報謝道場見五色雲
起散為五顆明珠且現長者身因記其異又邑宰員
逰原留題二詩崇寧闕年立石又太原府帖崇寧二
年壽陽縣方山昭化禪院闕准尚書禮部符内勅命
指揮施行又政和戊戌十月張商英作記陳知質篆
額張元亮書碑陰又張商英手啓一通又宣和辛丑
董賓卿留題詩一首又西堂海慧詩一首沙門呂次

韻和又元統五年沙門呂詩一首又貞元乙亥太原

王華重脩寺記又祁人王雷詩二首

故贈左屯衛將軍劉公墓誌銘

元祐元年　楊構譔　臧逵書

周孝侯廟記

元祐四年　沃彥譔　劉明仲書并篆額

京兆府新移石經記

京兆府學新移石經記一帙乃宋元祐五年黎持為

文安宜之正書以紀呂公移碑之故者呂公此舉真光明俊偉有功斯石余嘗兩覩石本慨想蔡中郎遐軌然後知是記之作所關者大

蒼潤軒帖跋

京兆府學新移石經碑記宋元祐中京兆黎持纂文河南安宜之書錄之者長安石工安民也其曰汲郡呂公者宣公大防之兄以工部郎中陜西轉運副使知陜州以直龍圖閣知秦州大忠也自唐鄭覃等勒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天祐中築新城石為韓建所

棄劉郛守長安幕吏尹玉羽請葦入城郛謂非急務玉羽紿曰一旦敵兵臨城碎為矢石亦足以助戰郛然之移置尚書舊省至大忠領漕日始克盡列於學載持記甚詳方是時宣公在朝二三執政罔非正人監司長吏咸以興起學校裒集經史為務至紹聖元符之際小人柄政諸君子咸被重罪以去宣公竄死虔州未幾大忠亦降官崇寧初籍黨人立石端禮門側蔡京復自書碑頒郡縣彼張商英周秩楊畏之徒

反覆附和恬不知耻民以一石工獨能嚴邪正之辨不肯鐫名姓於碑惟恐得罪後世匹夫之志不可奪如是夫持為京兆學官其文辭條達類南豐曾氏而宜之之書亦稱入格迄今博聞之士或不能舉其姓氏民則後生末學皆能道之以見立身行已不可不為後世慮苟是非得其正雖百工技能之人反有榮於當時之士大夫者嗚呼可感也已王羽者京兆長安人以孝行閉杜門隱居鄠辟為保大軍節度推官

仕後唐至光祿少卿晉高祖名之辭以老退歸秦中嘗著自然經五卷武庫集五十卷其書散見於册府元龜惜歐陽子不為立傳而其書亦不傳於世也余既慨碑文之出於民所鐫而題其後余友鍾淵映將注五代史記并書玉羽之事告之俾附注於鄴之傳焉 曝書亭集

題李衛公墓

元祐四年 游師雄題

鼓䭾文

嘉祐元年　司馬光題　尹仲舒書

元祐黨籍碑

元祐黨籍徽宗書之立石端禮門其初九十八人𤨏既而蔡京復大書頒郡縣以上書人及已所不喜者作附麗人添入凡三百九人碑稱皇帝嗣位之五年蓋崇寧四年也是時籍中曾任宰臣執政者十無一存曾任待制及餘官亦已零落過半亡者毀其繪像

及所著書奪其墳寺存者定爲邪等降責編管荒徼禁不得同州住其子弟亦不得詣闕下小人之快意未有甚於斯時者矣豈復有所忌憚乎其後張綱看詳謂王珪一名不合在籍自九十七人外益以上官均岑象求江公望范柔中鄧考甫孫諤六人共一百三人皆係名德之臣許子孫陳乞恩例次數而龔頤正遂采三百九人之事跡成元祐黨籍列傳譜述一書凡一百卷盖惟恐其闕然則小人之厄君子適以

榮之士之自立宜審所擇矣京所書刋石滿天下惟桂林勒之崖壁故至今獨存碑後王珪章惇姓名漫漶者為瀑泉所泐也康熈乙丑二月望日書 曝書亭集

晁氏客語云紹聖初籍定元祐黨止數十人世以為精選後乃汎濫人以得與為榮而議者不以為當也張文簡綱華陽集有紹興間進劄子云臣等看詳黨籍人姓名見於碑刻者有二本一本計九十八人一

本三百九人內九十八人係崇寧初所定多得其眞其後蔡京再將上書人及已所不喜者附麗添入黨籍汎濫雜冗遂至三百九人看詳得九十八人內除王珪不合在籍自餘九十七人多是名德之臣所有三百九人除九十七人係前石刻所載其餘更有侍從上官均岑象求餘官江公望范柔中孫諤鄧考甫等六人名德亦顯然可見共計一百三人依得累降推官指揮許于孫陳乞恩例云云宰臣文彦博執政

梁燾等十六人待制以上蘇軾等三十五人餘官秦觀等三十九人以此攷之蔡京手定黨籍原有二本南渡合二本詳定為三本王伯厚小學紺珠載三百九人乃京第二本龔頤正列傳譜述一百卷凡三百五人又不可詳者四人亦據第二本也今此碑列章惇李清臣張商英賈易楊畏輩蓋亦第二本未經南渡詳定慮為諸賢之玷故詳著之云

余同官黄州司馬于北溟成龍由粤西來贈余元祐

黨籍碑一本云碑在柳州之融縣乃黨人沈千曾孫
沈暐刻也暐跋云元祐黨籍蔡氏當國實為之㡬廟
遄悟乃詔黨人出籍高宗中興復加褒贈及録其子
若孫公道愈明節義凛凛所謂詘於一時而信於萬
世矣其行實大槩則有國史在有公議在餘官第六
十三人迺暐之曾祖父也後復官終提點杭州集真
觀贈奉政大夫暐幸託名節後敬以家藏碑本鑱諸
玉融之真仙岩以為臣子之勸云嘉定辛未八月既

望朝奉郎權知融川軍州兼管内勸農事古雲沈暐
謹識又周元亮先生書影亦載此碑一則附録之
書影云倪文正題元祐黨碑自崇寧五年毁碎遂稀
傳本今獲見之猶欽寶籙矣當碑毁時蔡京厲聲曰
碑可毁名不可滅也嗟乎烏知後人之不欲毁之更
甚於京乎諸賢自涑水眉山數十公外凡二百餘人
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名哉故知擇福之
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也

余凡兩見此碑各不同碎碑之後宜無可搨當時令郡邑各建之或尚有存者故其式弗一耳 二條筠廊偶筆

元祐所立姦黨碑以司馬温公爲首一旦爲雷所霹張山人有詩昨夜風雷起擊碎姦黨碑若問張山人不知 事文類集

余得黨籍碑二本一沈暐所跋者一饒祖堯所跋者饒本視沈本字樣較大又題額沈是正書饒是八分

書按書影謂當時令郡邑各建之或尚有存者故其式

弗一沈饒摹刻之不同以此故也 光暎識

御製宣聖賛序

紹定三年製淳祐改元刻石國子監宣示諸生

重脩文宣王廟記

建隆二年 劉從乂譔 昭吉書并篆額 缺

阿房宮賦并後序

元祐八年 游師雄後序 安宜之書

西嶽題名

丁亥歲程琳恭謁岳祠同於待問楊士彥陳傑留慶祖男嗣隆嗣彌嗣恭姪男嗣直從行又大觀四年李傅恭詣帝祠供養又政和二年西河宋逵弟造恭謁帝祠姪脩仔從行又皇祐己丑程琳再經華陰恭謁嶽祠同蔡挺楊士彥男嗣隆嗣彌嗣恭嗣先侍行又慶歷丁亥葉清臣恭款神祠明年再經守下劉紀王仲平施邈李孚佑從行又政和壬辰二月謝璘趙缺

同謁祠下又宣和辛丑東平梁鼇弟鯤侍親恭謁祠
下又紫微呂公祈雪汶上盧訥洛陽程旨樊川王讜
從熈寧癸丑讜題又政和四年杜宏錢揚柴著樊賔
同拜祠下又宣和辛丑梁 闕 恭謁祠下又大觀四年
東汶梁慶祖侍親恭謁帝祠又楊可世可辥可昇可
輔可弼可晟恭拜祠下政和四年二月初三日暮題
白瑛劉丁梁定史彦臣同行又書某某覲者有四

蘇軾詩一盛陶啓一詩二張子雍七咏任瀛詩一林
泉老衲詩一傅亨詩三

孔林宋金元雜題
或紀恭謁聖祠年月姓名或序恭謁聖祠事或題詩
篇咏檜居多所刻石凡十有七

賜孔廟書樓勅
大中祥符二年

兖州仙源縣至聖文宣王廟新建講學堂記

景祐四年　成昂譔　孫正已書　孔彥輔篆額

小學牓

至和元年　鄉貢進士裴袗書

萬安橋記

王元美云萬安天下第一橋君謨此書雄偉遒麗當與橋爭勝結法全自顔平原來惟策法用虞永興耳余觀此書雄偉遒麗實有之而結似平原無其緊密策似永興無其秀逸時代為之非君謨之罪也　石墨

鐫華

鄭杓子經著衍極取古今十三人謂公書起五季之衰萬安爲摩崖之苗裔可謂確論蓋大書不難於矩矱而難於得天真趣多今以此觀之只似作蠅頭小楷此固其過人者 蒼潤軒帖跋

泉州萬安橋長三千六百尺費至一千四百萬事亦鉅矣忠惠以一太守不費公帑爲之事舉而民不怨此忠之所以爲忠惠之所以爲惠也橋成公名還朝

乃大書刻石雄偉閎宕堪與橋稱 銷夏記

晝錦堂記

歐陽脩譔文 蔡襄書

蔡忠惠公書此記凡一字數十更存其合者纔得顔碑什七耳令得宋搨徐季海書洺州府君碑以其意為此如黄金鑄范少伯一鑄而就止以速成自喜不計工拙也 容臺續集

運筆柔則無芒角執手寛則多緩弱點掣短則法臃

腫點掣長則法離澌畫促則字勢橫畫疎則字形漫拘則乏勢放或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澁多墨苯（畢衮切苯蓴草叢生也）鈍書病如此其衆唯積學漸成者當求擺脫入究竟三昧此宜有墨池筆塜終身於是然書法須得天然至功力亦不可棄王僧虔曰宋文帝書自謂不減王子敬時議天然勝羊欣功夫不及便知學力所至不可廢也蔡君謨妙得古人書法其書晝錦堂每字作一紙擇其不失法度者裁截布

列連城碑形當時謂百衲本故宜勝人也　廣川書跋

韓魏公以上相作晝錦堂於相州時歐陽文忠以叅政為之記而蔡忠惠以三司使書之時稱三絶又謂忠惠每一字必寫數十赫蹏踈合作而後用之以故書成特精絶世所謂百衲碑者是也今觀其用筆特遒勁偉麗出入清臣誠懸間而不無叚師琵琶之誚然自宋書家當以襄為首云　弇州山人稿

瀧岡阡表

歐陽公書如其爲人外若優游中實剛勁朱子集

歐陽公書筆勢險勁字體新麗自成一家東坡集

歐陽文忠公瀧岡阡碑爲龍神借觀事甚奇黄㬚直

撽龍文云臣黄㬚直謹言臣聞天子詔脩永叔以三

月三日趨朝欽承皇上深寵錫以重爵推以峻位加

恩三世著其襃辭以贈脩命石氏鐫之故刻瀧岡阡

表世次碑乃僱舟載囬五月十三日至鄱陽湖泊舟

盧山之下是夜一叟同五人青衣大帶來舟揖而言

日聞公之文章盖世水府願借一觀自謂龍也請碑
入水遂不見焉惟隂風怒號淡月映空修鱉悼不已
坐以待旦黎明起諭直時知泰和令以同邦之誼命
直為文以檄恭惟洞天水府之宫震澤主者潤濟王
閼下福地隂陽龍池歲月星斗芒寒受穹質於上界
雲津變化膺顯號於人間廟食吳中官民均頼兹有
河神之玩法敢將表石以沉淪妙畫雄文自應呵護
瓊章玉冊孰敢誰何雖龍宫之幽玄而雷神之慧徹

巽風震雷駭蚪奔鯨地裂水竭淵泉俱滅既已各司
其職胡不永保其身以汝上天功也驤首雲霄德配
亭毒乾道之性厥位六焉禺成以升實汝之神下地
利也淵源潭洞養身適性坤絶妖塵其德玄焉禹舟
之負實汝之功令汝不然乃罹茲禁萬一株連五龍
盡滅書畢投檄湖中忽空中語曰吾乃天丁也押服
驪龍往而送至永豐沙溪勅賜文儒讀書堂之南龍
泉坑而交也文忠公歸家掃墓但見坑中雲霧濛敝

虹光爍空徃視一大龜負碑而出倏忽不見惟碑上龍涎宛然在焉乃起置於崇國公墓前俾垂不朽嗚呼文能動龍孝足感天公之文章德業至矣極矣天下萬世誰不翕然而宗師之時熙寧三年庚戌七月望日黄魯直謹識 筠廊偶筆

石曼卿大字

明道二年書

韋蘇州詩高於王維孟浩然諸人以其無聲色臭味

也因舉石曼卿詩極有好處如仁者雖無敵王師固有征無私乃時雨不殺是天聲長篇其舊於其人處見曼卿親書此詩大字氣象方嚴遒勁極可寶愛真所謂顏筋柳骨令人喜蘇子美字以曼卿字比之子美遠不及矣某嘗勸其人刻之不知今安在曼卿詩極雄豪而縝密方嚴極好如籌筆驛詩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又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之句極佳可惜不見其全集多於小說詩話中畧見

一二爾曼卿胷次極高非諸公所及其為人豪放而詩詞乃方嚴縝密此便是他好處可惜不曾得用朱子語類

石延年字曼卿宋城人少以詩酒豪放舉進士不中為三班奉職陳氏曰其仕三舉進士為三班奉職也詩格奇峭工書體兼顔柳為世所珍卒後其故人有過之者曰我今為鬼仙所主芙蓉城呼故人往遊不得忿然騎一素騾去如飛其後降於亳州一舉子家

又呼舉子去不得留詩一篇與之張浮林云曼卿字
遒勁可愛蘇子美遠不及矣 襄陽志林

觀音感夢記

杜革書 李寂篆額

太史公祠題名

一王景脩題名元豐庚申一田溉高士乙卲龢題名

元祐五年

藍田縣重脩孔子廟記

嘉祐八年　章惇撰　關景仁書　李寂篆額

劉真人贊

大字題云提點刑獄公事延平張維經畧安撫使歷陽張孝祥以會慶節祝聖壽於西山資慶寺飯已登超然亭遂遊中隱巖白龍洞劉公巖以歸乾道元年九月二十二日是年十月朔作劉真人贊使巖中道士刻石

過井陘淮陰侯廟詩

韓琦題　曹涇書

章惇草堂寺遊記

子厚與子瞻遊而題此書亦用卧筆間作渴筆遊絲法亦遒逸可存也 石墨鐫華

新譯三藏聖教序記

沙門雲勝書　端拱元年

金石文考畧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金石文考略卷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臣李觀光

金石文考畧卷十四

嘉興李光暎撰

復唯識廨院記

唯識廨院者藍田故龍泉寺也有洪集者與姚氏共復之而爲之碑碑文寖落耳書或正或行或草兼一二筆小篆分隸其草又時作渴筆極竒怪遒偉似魯公誠懸而時復出入但記者爲豫章黄闕𧡡其名書

者為瑯琊原闕元鈌其姓名二字題額者為鄭原闕鈌其名立石者為闕大雅鈌其姓諸人名姓無一全者獨刻者張遵姓名無恙人固有幸不幸哉石墨鐫華

復唯識廨院記豫章黄庶譔庶字亞夫宋時人其文載其伐檀集中光暎識

汝州香山寺大悲菩薩碑

右碑蔣之奇譔蔡京書京字元長莆田人也早有時譽尤嗜書有臨池之風初類沈傳師久之深得羲之

筆意自名一家其字嚴而不拘逸而不外規矩正書如冠劍大臣議於廟堂之上行書如貴介公子意氣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絶古今鮮有儔匹節錄宣和書譜

正獻杜公行書

正獻杜公以元老之重退居睢陽皇祐中宗翰出守鄉邑公賜詩以寵其行邁又贈言以勉之治效深恐真跡後漫滅勒於堅珉傳示子孫奉遵訓戒孔宗翰識

正獻公晚乃學草書遂為一代之絶公書政使不工

猶當傳世寶之況其清閑妙麗得昔人風氣如此耶

東坡

髙適五十始為詩而與李杜抗行正獻公莫年乃學草書筆勢翩翩遂逼晉魏孰謂東獨不迨晝游哉東

觀餘論

正獻公嘗和孫珪秘丞詩曰老來指法不如初試向閑齋習草書落筆何曾見飛動雕章果已過吹噓公楷法端勁如其為人暮年始學草書而歐蔡蘓黄諸

公皆盛許之豈非大本先立則縱横造次無往不合耶停雲館帖跋

蔡卞曹娥碑

北海曹娥真碑傳世甚少皆摹刻也此蔡卞於元祐間書頗得其神而精采勝之以其宋人勿貴也且石在越迄今尚完善此搨更早字更全尤覺奕奕射人豈孝女之神常在山川間有志爲書者則精神即附助之耶抑其地石佳而刻手工自昔已然耶由此觀

之則下勝於京京又勝於襄今知有襄而不知有他蔡名之有幸不幸如此若具目當家則一字便有定評寧復向人言下轉墨林快事

蔡開府手腕極有力故行法多遒逸惜一二俗筆未盡去爾此碑尤可玩也弇州山人稿

于真卷記

此徽宗為道士于元隐羽化作都轉運使任諒誤記而集唐歐虞褚薛顏柳李陽氷諸書者也亡國之君

尚虛無而忘政治無足言者其書歐虞褚居十之七顏柳薛才間出或以顏柳字大不倫薛書少故爾李則獨以篆額集刻俱善但書而百衲殊不足觀存之以備一種 石墨鐫華

于道士元隐歿宣和帝賜之道號乃集唐諸名家書而為記集字絕無湊泊痕風神瀟洒高手也 銷夏記

韓魏公墓志銘

熙寧八年 陳薦譔 文彥博篆額 原闕書

靈巖寺疏

建中靖國元年　蔡卞書

帖末題胡闕宗高奎觀又有題云嘉靖元年三月六日崇陵方豪觀嗚呼君子可以人廢書乎

米南宫謂卞得筆此書圓健遒美有兼人之力而時以巳意參之蓋有書筆無書學者要之不可以人廢也弇州山人稿

善感院新井記

熈寧七年　侯笴篆　文辯大師慧觀書　李元直篆額

題介子廟碑

介子廟碑張商英書

商英法顔而自運為多都穆帝京編

張丞相好草書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使姪録之當波險處姪罔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也丞相熟視久之曰何不早問致余忘之冷齋夜話

永興軍香城善感禪院主海公壽塔記

元豐改元　文辯大師慧觀記　王頎書　李元直

篆額

韶州寶林禪院記

鄭霖記　趙汝邦書　曾用虎篆額

汾州平遥縣清虛觀記

元祐七年　謝悰記　朱處厚書　裴述之篆額

賜壽聖禪院勅

熙寧二年

修感聖竹林寺羅漢洞記

竹林寺羅漢洞記崇寧間僧有挺謨奉議郎知永安縣事王道書嵩陽石刻記

泰寧軍升元觀牒

右碑在泰山東南麓升元觀其大字草書甚遒勁不知何人筆録之以見當日牒文之式考宋史晏寅亮傳但云政和二年進士為上虞丞不言歴官兖州亦

可以此碑補史之缺其曰太師國公則蔡京也

文字記

韓昌黎五箴

嘉祐八年　李宬篆書

太學奠士子義冢記

嘉定元年　王介記　陳一新書

開元寺圓照墖記

大觀四年　陳振譔　晁詠之書　吳䏶篆

三聖堂銘

元符三年　竹璟記并書

三十六峯賦

四明樓异令嵩高賦少室賦不足道而書者為武林僧叅寥極得坡公卧筆法遒勁古雅即坡公見之亦

當肯肯　石墨鐫華

武林僧叅寥從坡公游其所書樓四明三十六峰賦筆法全仿坡公聞彼時徐州有營妓習坡公書人每

不能辨盖公為一代偉人即異流婦女咸知企慕效法如此而朝士顧欲殺之而甘心者何歟 銷夏記

范致冲聖廟題名

孔子祠墓古今賢哲莫不過而拜焉拜必有題刻石雜沓皆不足録偶見宋宣和間范致冲所留少快人意字法朗豁辭復瑩暢洵千百不一二見者尚恨其於此時作元長手脚不無迎合之意然蔡其人可輕耳書固未惡也後評者以端明易之未見遠絶覽古

者當平其心庶可張其目墨林快事

泰山建長脚竿記

元豐三年　胡元質譔　裴脩書　闕　守德篆額

龍圖梅公瘞説

紹熙改元　朱晞顔跋　石俔八分書

重修泰岳廟記

宣和六年　宇文粹忠奉勅譔　張漴奉勅書篆

游師雄墓誌銘

紹聖四年　張舜民撰　郃𩨬書　章楶篆蓋京兆

安民安敏姚文安延年摸刻

游公表章古跡自周秦以及唐無不有題識至今尚

存為志亦云然志多與史合蓋修史時采志語入也

志張舜民撰頗盡闡揚之致書者郃𩨬清圓秀勁大

足名家所可恨者傷佻耳其書只尺作只赤赤與尺

通揚用脩以尺牘為赤牘本之禽經雉上有文鷃上

有赤王元美又引華山石闕云高二丈二志平等等

碑云高二丈八赤 石墨鐫華

仲恭從學於蔡魯公京京教仲恭學沈傳師遂自名家 鉄圍山叢語

仲恭書秀有餘而老不足 姑溪集

封豐澤廟神勅

政和八年 黃翰記并書

昭祖菴記

政和改元 武陵王齊叟記

祀岳神頌

宣和庚子

泰山題名

天觀元年范致冲題一宣和己亥錢伯言題一徐世隆書一泰定元祀叚輔等題名一至正乙酉賈魯題

詩

陸放翁帖

所書或行或草陸書不多見有此足珍光煥識

吳說書

宣和元年　書臨川先生諸葛武侯詩廣陵先生於

忽操

唵字讚

一宋太宗讀正書宋熙寧二年刻一唐玄宗讚八分

書金正大元年刻

劉次莊書仁壽縣君墓誌

正德中祈澤寺脩佛堂此志背嵌墻角僧欲碎以為

路東橋頭公見而止之遂傳於世余向見此石在露地諷寺僧移向屋下然比久不至山中今不知果移否也又龍池邊有宋時移文摹刻極精印图公當不應反遺之也余既借觀此帙而並以是告原博原博有別業在湖西他日轉搨之歸亦奇事也嘉靖甲寅三月十八日浄信居士盛時泰仲交記蒼潤軒帖跋

啓母殿題名

政和戊戌　王郅陳虎王淵同詣崇福祭啟母殿虎

題

拜謁孔林題名

宋熈寧八年錢勰　大觀丁亥黄輔國蔡淵石釆聖裔端友尹天民王濟朱平董延賞遷汝賢杜立誠李壽　政和丙申夏鰭　宣和元年范致冲　宣和四年王雲狄玠安寓呂希莘　宣和五年王衣同弟光賓　金大定甲辰赫炕

嵩山崇福宫題名

大觀庚寅　張杲題

紫虚谷題名

熈寧辛亥李禹卿　熈寧辛亥劉凡田述古　元符己卯李公弼　宣和七年盧漢傑李百和李剛中

菩薩戒

張循王之孫鎡舍宅為寺有發願文集米元章書為之

容臺續集

甚矣人之好名也好異也以米老之髙資遠襟何患

不名於書圃而作意為奇盡取古人之法而廢之能免於深呵以為幸而嗜之者奉之為正宗至於未能似者亦勉而學之其慕古崇師之雅幾為識見不真所掩今平心品之張鎡此字大有可取乃不在似米也若一一似米久矣夫人不之存矣懷仁一誤於唐令後人皆迷至今更有可笑者集歐褚李顏人人搨扯臃腫瘠削傖極苦楚而本色更無可取一夕而與瓦石俱盡悲夫墨林快事

洪內相髙州石屏記
慶元改元　洪邁書　朱希顔跋
代州牛頭山順應侯廟記
元豐元年　王崇拯記
重修三藏鳩摩羅什墖亭記
元符三年　甯祖武譔　釋宗議八分書
登封縣盧店叔修東嶽廟記
建中靖國元年　劉原闕譔　李伸書　馮益篆額

乾明寺建墭記

政和五年　趙復圭譔　田伸淵書幷題額

靈巖寺五頌

大觀四年　住靈巖釋仁欽述　侍者道巖書

重脩北岳廟記

崇寧五年　韓容記

雙林大士十勸

紹聖元年　淨土院深明閣書

龍興寺題名

宋人金人觀褚河南書聖教序題名

金剛經

篆額曰府藏披金經

中書劉子

景祐二年

越州顯寧廟昭祐公牒

紹興元年

星巖石室題名

紹興辛亥　張達明題

岳忠武大字

紹興五年　送紫巖張先生北伐詩

紹興十八年進士題名錄

此刻於環滁山中者是科第一甲十人第二甲十九人第三甲三十七人第四甲百廿二人第五甲百三十九人紫陽夫子在第五甲第九十最為下第而是

刻則専為文公一人姓名下注云字元晦小名沈郎小字季延年十九九月十五日生外氏祝偏侍下第五二兄弟無人一舉娶劉氏曽祖絢故不仕祖森故贈承事郎父松故任左承議郎福建建陽縣群玉鄉三桂里自為戸註之如此其詳餘但注某州縣而已其得因文公以傳其姓名猶為幸也榜首王佐山陰人宋狀元録載會稽志云王佐廷對第一與朱某同榜志中言佐立朝風節亦自卓卓可觀而必以與文

公同榜加重如此又蒼潤軒帖跋嘉靖戊午年書云句容柳汧江君言遠祖江賓王與朱文公同年家有當時試録云云因得摩挲墨本按此試録葢江賓王手書而其子孫藏於家自宋紹興以至明嘉靖間垂四百年不失出以示人以為榮則凡同榜三百廿餘人與三百廿餘人之子孫莫不藉此為榮可知也已

光暎識

祖廟祭文

景祐二年　四十五代孫道輔纂　張宗益奉命書

友石臺記

友石臺記朱文公淳熈已酉年書記後書云此屏山先生紹興甲午年間之所誤按宋史儒林傳劉子翬字彦沖學者稱屏山先生以大儒之文得朱夫子書之而益彰矣朱夫子書似不一格他所見者不具論惟舊得家傳詩禮四大字筆法端嚴此書則極流動然端嚴者自逸流動者不放要是中正和平之氣流

溢於筆墨間者也是碑在福建建寧府載天下金石志中 光暎識

宜州學記

淳熙六年　張栻記

蘇東坡草書醉翁亭記

蘇文忠書早師顏魯公嘗大書醉翁亭記刻石不改魯公家法晚喜李北海書稍去其圭角變為圓熟舊時剛方筆仗不能盡脫此復書亭記真行草相間別

有一種奇逸余學公書多年故考其淵源特為賛歎予書得其彷彿實㳟公之下不勝慚惶云吳寛碑跋

右蘇文忠公草書醉翁亭記後有趙文敏宋昌裔及吳文定沈石田諸公題識其為真跡無疑然筆畫奇逸全不類其平日所書舊嘗見東坡雜帖中有雲駛月運舟行岸移八字公自題云此書真似楊風子也盖楊少師書宋初極重而傳世甚少豈公嘗愛而學之耶而此記筆法大與八字相類亦足為一驗也昔

子由題懷素自叙云余兄和仲特美行草惜不令其一見然則公盖嘗留心於草聖者特世少見耳大抵人品既高下筆自然不同昔杜祁公楷書方嚴而晚乃以草聖見稱盖高人韻士胷中無所不有不可以一律論也中立師相命彭撫勒上石以見東坡草聖之妙敬題其後碑跋

新鄭公家藏蘇書醉翁亭記今刻之石結法遒美氣韻生動極有旭素屋漏痕意第不類長公余見蘇行

草不少唯謁筆一二得似之耳正書遂無毫髮且公此書既不登石不應復用前跋豈公沒後有王逸老者居恒欲出懷素上乃其筆耶或南渡諸公如陸務觀張溫甫輩覩琅琊石刻戲書之耶又念三君不辦此妙境令人倪倪跋尾趙吴興小懊慢而疎不應稱宋及趙子固并沈啓南吳原博跋恐亦未為真耳區區不能隨人悲笑因記於此以俟夫識者弇州山人𤔡

此新鄭公得之徽廢邸者公命摹刻摹者文壽承故

能縱横自如字字不失真態其真跡一入江陵再入大内今世所傳乃摹本耳王元美再三致疑初以為不似公書公沒後有王逸老者自欲出懷素上或是其筆或是陸務觀張温甫輩戲為之後又云渴筆縱筆拂策磔掠有折釵股屋漏痕法以為公興到書則又不類又云趙吳興宋昌裔沈啓南吳博原跋是入石時壽承作此伎倆無一真者當盡割去之以備一家余蓄有此帖亦時展玩其中無一筆類長公者但

此君筆法雖不能盡脫宋習却勝長公何不自顯姓名而署長公耶殆不可曉然謂或為長公興到書則斷無是理也諸跋非真亦似有據第無從証之石墨鐫華

成弘間有士人白麟專以伉壯之筆恣為蘇黄米三家偽跡人以其自縱自由無規擬之態遂信以為真此所謂居之不疑而售欺者蘇公醉翁亭草書是其手筆至刻之石矣米公書説亦此公所為也六硯齋

蘇文忠歸去來辭舊本

此帖似李北海流便縱逸而小乏遒氣當是三錢雞毛筆所書耳僧契順大奇人然亦名使之在彼法中固無取也瘴海孤臣借暖牢落不爾無以送日為之一歎 弇州山人稿

東坡謫嶺南故舊少通問者在蜀惟巢元脩在吳則僧契順皆徒步萬里訪之於荒陬絶徼之外元脩以是登名青史號稱卓行契順亦託此以傳真可敬哉契順之言曰惟無所求故來惠州葢有求則有欲有

欲則失其本心是非顛倒有不自知者世之小人疾視君子至欲擠之死者豈皆其本心正生有欲故爾趙公珍藏此帖間出以示人所補多矣西山集

此石本在潯陽長公此書用筆員鋒鍔都不露後有跋差大字更疎爽余少藏是本每暇則臨數百字常慨想惠順自言惠州不在天上之語而壯之謂其間關萬里只求長公一書為誕及今觀之公此書真足以博惠公一死然公不書他文而獨書靖節此辭豈

非所謂飽喫惠州飯細和淵明詩者深有感於中耶

蒼潤軒帖跋

陶千古真人蘇千古真士其重之不相借而光長相映發一也此書又居寂寥無人之地思傳其精神面貌於北方與名士大夫相見宜其佳也況書之以遺契順代細載事甚清誼最古此之為遇合當自筆墨以來無兩 墨林快事

文忠書歸去來兮辭與僧契順者在塗謝縕正家後

題彭鏞拜觀又鄒文㻛金固同觀又王汝玉跋刻石於潯陽王弇州稱其流便縱逸洵有之其謂小乏遒氣竊以為未當也此書極佳摹入晚香堂帖似未及此光暎識

蘇東坡海市詩

坡儛常謂韓退之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解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已當時之謗觀海市詩若出一轍世稱二公命宫舍磨蝎故文而多訕信哉蒼潤

軒帖跋

此本逍遥自在似不欲著畫又似非筆版所成宛如星緯在天洲島出海踈踈密密圓長全破不一其形亦不一其變自有書法以來無此憑虛規巧者也墨林快事

右蘇長公書自作登州海市七言古體詩一章凡十二韻集有小序而此不著登州岸東大海每春夏之交於波濤晻靄間見城郭邑屋樓臺觀闕參差隱見

而人物車輿騎從裨販之類往來雜遝不啻通都要區之突出乎前里俗夸言海市以為異餘時莫之覩也長公以元豐八年八月自陽羨起知登州十月十五日至登二十日召為禮部員外郎念奇觀之非時而茲遊之莫再乃瀝誠致禱於海神廣德王之廟明日見所謂海市如春夏焉因作詩紀異視昌黎公之謁於衡山不亦異體而同符哉儒者語常不語怪海市之云渉於奇詭佛言幻境豈近是耶然則盈天地

間一氣耳其屈伸消息固有忽然而成形亦有窅然而莫知其終始者矣海爲歸墟魚龍物怪何所不有則夫翕是百物之精而使光景變化隨感隨應爲城邑樓觀爲人物車騎尚皆神之所爲而造化之迹也黄太史云東坡乞得海市不時見神物亦愛魁礧之士乎此足以明長公之心矣夫奚疑哉 柳道傳集

蘇東坡黄州雪堂詞

坡書此黄州二詞行模大小絶似表忠觀碑遂無一

筆失度恐好事者若聖教序之勒石也内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語人或憂之而公敬歷禁從節帥又十六年而後歿四百年後乃為唐伯虎作讖無情之能感有情也如此王世貞

蘇文忠廣濟大師行録小楷書

唐廣濟大師行録碑王渢譔渢與禪師並時蘇文忠書并跋其字圓勁不必言妙在運筆天然若不知作小楷者故為小楷中所難也光暎識

蘇東坡表忠觀

長公書法得自顏魯公魯公自蠅頭小楷至徑七八寸未有能窮以大者也葢其胷中之氣不恒得大展局促細幅不旣其質莛之撞烏足發洪鐘之響哉此長公表忠觀碑爲公字之極大者而其氣概尚有未展之色倘有長廊巨崖揮斗大奇蹤不知又當何如佳也蔡萬安橋便凝重可知方丈之難也每風簷披對手足亦爲之舞蹈 墨林快事

大字有骨力學長公書者自此入可得其勢蒼潤軒帖跋

表忠觀碑蘇軾書文多磨滅舊在清波門外今重刻府學天下金石志

表忠觀碑蘇文忠公譔并書結法不能如羅池老筆亦自婉潤可愛銘詞是蘇詩之佳者余常怪錢氏起群盜非有大功德於民而能制一方傳數世窃爵崇奉迨於大明爝火自若納叛之後主組映帶者又百餘年久而人思之何也武肅王初有國將築宮望氣

者言因故府大之不過百年填西湖之半可得千年

武肅笑曰世有千年而中不出真主者乎奈何困吾

民爲遂弗改此其智有足多者五代史故歐陽氏懟

筆未盡徵也 弇州山人稿

緱山集載有文忠行書表忠觀碑字僅拇指大者余

未得見爲恨 光暎識

蘇文忠乳母銘

此刻在黄州近有人於土中得之盖子瞻親書於石

者以故比之他書尤淳古遒勁其用墨過豐則平原之遺軌也弇州續稿

蘇東坡羅池銘碑

東坡公書柳子厚羅池銘辭遒勁古雅是其書中第一碑内步有新船秋鶴與飛昔人證之已明無足論者子厚英秀欝欝未吐沒為明神亦是常理獨怪嫚容死當是附俓文態未洗盡耳弇州山人稿

蘇長公半月泉詩

前書蘇軾劉季曾輔孫鮑朝懋鄭嘉會蘇堅同遊元祐六年三月十一日

靈巖慈受和尚披雲臺頌

凡十詠孫觀跋宣和元年比丘沖正上石

蘇東坡安平泉詩

律詩一首舊碑失去沈一先集蘇字重刻

蘇東坡金剛經

坡書金剛經刻石者二本其一後有甘昇提舉跋為

甘刻其一前有篆書十餘字凡坡書皆法多拂起是右軍臨宣示筆意甘本失之今此舊本也第石理粗漫鋒鐩多中斷耳弇州山人稿

弇州謂此書刻石有二本余所得者前無篆書後亦無甘跋繼得一本有倦圃先生印記亦與前所得本同光暎識

蘇書司馬温公碑

温公碑在夏邑蘇文忠奉旨譔書文既宏肆琳琅其

音書法端謹大存晉唐遺法文忠第一妙跡也此碑
仆後皇統八年夏邑令王廷直重刻之因斵舊石為
四前有額後有跋事載元人程鉅夫老杏圖詩敘及
王廷直修復温公墓碑記中 錆夏記
宋之政事推司馬文章首長公以長公而述司馬宜
為一代巨觀 墨林快事
司馬温公紹聖初有旨令毀隧碑豫章先生自黔安
至荆南作詩云司馬丞相驟登庸擢用元老超群公

楊綰登朝天下喜斷碑零落卧秋風葢謂此也孫舍
人君孚云方毁折時大風走石羣吏莫敢近獨有一
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忽仆碑下死其碑元賜精忠
粹德事文類叙
帖内有書䟦云司馬文正公以元祐元年之九月卒
於位其葬也以二年正月辛酉既葬之明年勑翰林
學士蘇軾譔碑上親為篆字以表其首識盛典也紹
聖間惑於羣憸之口仆碑而磨其文至金皇統間始

訪得舊本而摹立之斲碑爲四額一趺一共六石余初得此碑凡四紙縱長丈餘橫半之與斲碑爲四之說符合而額與趺皆不可攷矣嗚呼是碑也仆於宋復於金其間豈無鬼神護持而余乃幸而得之又豈易哉又豈易哉按王廷直修復公墓在金皇統八年乃宋高宗紹興之十八年距紹聖扑碑時計五十有五年矣又有一行云天啓丙寅秋七月既望程嘉燧拜觀於津逮軒光曠識

蘇書湖郡刺史舊叙

蘇書齊州長清縣真相院釋迦舍利墖銘

蘇書上清詞

蘇書蒲澗寺詩

蘇書大字憶子由詩

蘇書大字醉翁亭記

歐公此文蘇公此書真不負此滁州山水但不知李陽冰篆庶子泉與韋蘇州作詩時如何

蒼潤軒帖跋

北宋學士東坡蘇公之筆趙子固家藏舊物也今為
伯田馮先生所得余在京時嘗見此卷於高仁卿家
前後有子固印識今悉亡之想為俗工裁去詎謂神
物而灾亦見侵如是然字畫未損猶幸甚耳或者議
公書太肥而公却自云短長肥瘦各有度玉環飛燕
誰敢憎又云余書如綿裹鐵余觀此帖瀟洒縱横雖
肥而無墨豬之狀外柔內剛真所謂綿裹鐵也夫有
志於法書者心力已竭而不能進見古名書則長一

倍余見此豈止一倍而已不識伯田之所自得又幾何元貞二年四月一日持來求跋聊為草草 松雪集

蘇書豐樂亭記

坡公所書醉翁豐樂二亭記擘窠書法出顔尚書徐吏侍結體雖小散緩而遒偉俊邁自是當家醉翁一記偶創新䕶翩翩動人無取大雅介甫沿之作誌更成捧心若能於壓字處用古韻差可耳 弇州山人稿

蘇子瞻王郎碑

蘇長公詩寄徑山和尚

蘇黄馬券帖

右馬券帖刻在嘉興陸宣公祠中乃子瞻為李方叔所書後有子由詩并魯直跋方叔即子瞻主試落第者余嘗謂子瞻以玉鼻騂贈方叔不足奇而子瞻以玉鼻騂贈方叔則甚足悲然方叔不遇於子瞻乃命也而後竟齷齪以死使坡公有愛才之累則士之自立可不慎歟嘉靖己未二月八日因友人所貽漫為

誌此

馬券帖是蘇黄二公為方叔區處其窮者讀其券真有令人愧死處今時風土偷薄豈徒朋友道淪落如兄弟骨肉以財勢欺凌者何限況兩姓人耶

大字甚佳方叔遇子瞻不偶而落第即此刺觀之不徒見當時友誼之篤亦足以知李公人品矣 三條蒼

潤軒帖跋

黄山谷晦堂開堂疏

文節此書骨肉俱到勝七佛偈百倍 蒼潤軒帖跋

山谷此書不帶一毛单刀直入是真具禪觀者 墨林快事

黄魯直七佛偈

此書遺筆纖刻手不佳失真多學者恐流於媚

米元章曾譏黄魯直是描字今以七佛偈觀之信然

如缺月踈桐之横放晩登快閣之清勁大江東去之

轉折則又種種臻妙大抵學書之士只須遍覽古今

墨跡石刻爛熟胸中臨書時随紙筆興趣寫出更不

可道古人不好處便落人脚底下爾二條蒼潤軒帖跋

黄山谷食時五觀

食時五觀帖多折筆

余嘗謂涪翁四體詩與五觀帖視其言若迂而真有益於人今人閱世事不空讀梵書不廣少侈於衣馬老溺於晏安失意則奔走競日得志則饕餮終歲其有留意清淡者鮮矣而又況於深語聖諦耶余借此帙於羅氏閲之而深有所感故手臨以還之也二條

涪翁食時五觀乃小乘經猶語耳然不可不時使何太宰王侍中讀之筆法極輕弱而鮮餘味弇州山人稿

山谷書經伏波祠詩

山谷晚年書法大成如此帖毫髮無遺恨矣心手和調筆墨又如人意譬㤗豆之御内得於中外合馬志六轡沃若兩驂如舞錫鑾肅雍自應武象既不入馳驅之範亦非詭遇者之所知也范成大至能題於此

右文節公書劉賔客伏波祠詩雄偉絶倫真得折釵屋漏之妙公嘗自言紹聖甲戌黄龍山中忽得草書三昧又云自喜中年字書稍進此詩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乙亥荆南沙尾書於時公年五十有七正晚年得意書且題其後云持到淮南示余故舊何如元祐中黄魯直書也按公自評元祐中書云往時王定國嘗道余書不工余未嘗以服由今觀之定國之言誠

為不謬蓋用筆不知擒縱故字中無筆耳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非深解宗趣豈易言哉此書豈所謂字中有筆者耶公元符三年自貶所放還建中靖國元年四月抵荆南崇寧元年始赴太平凡留荆南十閱月常有解免恩命狀云到荆南即苦癰疽發於背脇毒痛二十餘日今方稍潰而此帖云病瘍不可多作勞正發奏時也嘉靖十年辛卯冬臘月三日

徵明書　書畫題跋記

黄山谷書歐陽永叔廬山高歌

歐陽公廬山高自謂出李杜上不滿識者一笑然其雄勁豪放亦是公最合作詩也凡李杜長歌所以妙者有奇語為之骨有麗語為之姿若十萬衆長驅而中無奇正器甲不精麗何言師也山谷此書姿態猶存而鋒勢都乏豈石頑工拙之故耶 弇州山人稿

歐文忠公廬山高自謂其頡頏蜀道難然得涪翁此書愈覺氣勢軒翥是皆二公平生之極詣也 蒼潤軒帖跋

黄山谷禹太伯季子伍員碑

黄魯直大字

帖有跋云山谷老人墨快四幅余得之方伯 闕 公喜其奇屈蒼健有古意恐傳之不永因付 原闕 令王達重刻於邑庠之 闕 堂以與四方之學書者共之 原闕 壬辰四月吉 原闕 憲司事莆田楊滙識

山谷夷齊墓碑

余始謂黄書傾側盡變唐法又得此碑而不覺失席

也碑乃黃書而無一筆類梁公碑者法全出褚登善聖教序瘦勁絶人策拂鈎磔幾無遺恨但結體疎少遜登善耳疑一人手腕豈其懸殊若是且黄他書俱與此不類何也今世字學出蘇黄者強半遂令唐法不傳不知黄故自能傳唐法者也石墨鐫華

山谷字拖沓跛踦聊以不拘拘繩墨放誕自勝故人誚之者謂之苟此書何其不苟也一筆一轉從容於法度之中而挺直不阿骨鯁無間有斬頭截胸不可

屈撓之氣雖學褚聖敎然亦謂於二子之墓爲宜爾耶墨林快事

黄山谷墨竹賦

山谷之字以天趣勝小字拘束不盡所長此墨竹賦磊落淋漓與賦中語相發如月影上牕流風入袂一種活潑潑恬曠之妙不可名狀豈目對墨竹神與俱揺不自覺其情志之出諸胷入於手也墨林快事

石室先生以書法畫竹山谷道人以畫竹法作書其

風枝雨葉則偃蹇欹斜踈稜勁節則亭亭直上此卷為克莊書墨竹賦尤是當家試一展覽淇園秀色在目睫間矣弇州山人稿

黄魯直大字頌

黄山谷大江東去辭

涪翁此書不如缺月挂踈桐後有跋語已糢糊蒼潤軒帖跋

銅將軍鐵着板唱大江東去固也然其詞跌宕感慨

有王處仲撾鼓意氣傍若無人魯直書莽莽亦足相發磊塊時聞之以當阮公數斗酒弇州山人稿

黄山谷書中興頌碑後詩

山谷中興頌碑後詩是論宗語俯仰感慨不忍再讀迫急詰屈亦令人易厭書法翩翩有致惜搨摹久遂多失真者余謂坡筆以老取妍谷筆以妍取老雖側卧小異其品格固已相當跋尾云惜不得秦少游妙墨鑱之崖石少游當亦善書爾時謫藤州故谷念之

耶

山谷涪州詩

山谷登東林詩

山谷狄梁公碑

自古正書法無作傾側筆者晉人法在態中故圓而多逸唐人態在法中故方而多遒宋初諸人猶遵唐矩四大家出而唐法盡變競為偏側矣魯直其尤甚者而昔人乃謂狄公事范公文黄公書為三絶即文

正文篇法靡弱與黃公何絶之有試以視裴公文李西平事誠懸書為何如毋言蔡中郎之於郭有道也

石墨鐫華

王欽佩先生謂此碑如劉阮之徒章甫俎豆葢謂涪翁不善真書故不免反拘於規矩中無超然處也

蒼潤軒帖跋

碑為范文正公譔文黃文節書文載梁公事極悉書極端謹不類他書以梁公之勛德文正之文章文節

之妙筆可稱三絶文節尚有夷齊碑惜未見鍇夏記

昔人謂狄梁公事范文正公文之黄文節公書之為海内三絶然文篇法既俳書勢亦傾側未足絶也黄正書不足存有韻無體故也梁公復英王薦張相所稱潛授五龍夾日以飛千載而後猶凛凛生色然史稱王及善王方慶亦與諫復英王者東之以梁公薦自益州拜洛州再遷秋官後以姚崇薦入相世知姚著績開元不知其薦張至二王愈泯泯矣余故附著

之　弇州山人稿

黄魯直題琴師元公此君軒詩

弘治辛酉長洲薛英按蜀獲此碑於南榮立於分司覆之以亭自以為起廢涪翁九原之英爽亦一蘇醒昨玉泉公在南榮分司早發時忽見破屋中樹一石自披荊視之因搨以歸噫好事如玉泉公使薛老有知其亦蘇醒已乎涪翁此書與詩頗奇偉自言咄嗟而成文不加點蓋亦一時之興所至爾程嬰杵臼二

句然有江西派之意 蒼潤軒帖跋

琴之法音一往而無撓曲韻囬伏而多俳徊乃為妙指寫琴手者未必能盡也山谷老人不但以言寫之而以字寫之筆筆各具一趣以自成一物又共逗一趣以共成一物讀其句而琴之聲依依在耳即此君之高潔亦依依在耳且剞手精工於厲石崩脆之上獨傳其神而即其一點一畫不甚照管而握運揮馳之色具在無遺在山谷諸石中此其第一矣 墨林快事

此君軒詩為涪翁極得意之作而書亦瀟洒如意不知刻於何地摹手不工然一段清朗之致如霽色在林尚足撲人眉宇也銷夏記

先騎曹子猷云何可一日無此君吾家小祇園竹萬箇中有軒三楹不施丹堊純碧而已零雨微颸朝暾夜月峭蒨青葱映帶眉睫間令人神爽與陳子兼方伯為題署曰此君軒今年歸自楚得山谷老人大書此君軒詩一卷怒筆勃掣有韡龍圻石勢懸針下垂則

輕梢過雲槎牙外嚮則鬚節奮張居然墨池傍兎苑因留寘山房中異日乞公㪅雙鉤入石壁之軒為此君傳神　弇州山人稿

黄魯直題元上人此君軒詩

先有一刻最妙頗有瘞鶴銘之致此刻詩即别而字乃娟秀森賸另具風流然閒朗雅飬非山谷老人不能也古人遺字如此者多或各有所祖未必偽黄字近亦當闕為其不拘束而自合矩度然學之者必至

於沓拖無骨不相稱架苟能於謹嚴綿密中時一涉其自得之趣烏見其不可也因並存錄以俟後之博覽而有目力者鑒之要以彼一石為極則 墨林快事

涪翁書此君軒第二詩是初得長沙法而以華陽真逸筆運之能於𢌿中取老作法外具眼觀可也 弇州山人稿

山谷書此君軒詩有二刻皆行楷大字其一前云奉題琴師元公此君軒後云元符二年冬元訪余於僰

道約來三月余必東歸歸當復來别我既而如其言果來相見但乞此君軒詩而已咄嗟而成文不加點其一前云題元上人此君軒後云鍾陵黄庭堅魯直奉答周彦詩與前同韻觀山谷别集有此君軒詩跋云余既追韻作此詩寄周彦周彦抄本送元師元師更欲得余手寫因為作草書近時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筆左右纒繞遂號為草書耳不知與蝌蚪篆隸同法同意數百年來惟張長史永州狂僧懷素及余三

人悟此法耳蘇才翁有悟處而不能盡其宗趣按跋所云追韻作此詩寄周彥即石刻所云奉荅周彥者也而跋所云更為元師作草書草書本不知有石刻否據其自鳴得意方之旭素必有可觀也其行楷本二刻墨林快事所評論至當皆為足珍 光暎識

米海嶽天馬賦

天之美以清風暖日地之美以青山綠水人之美以豐肌端骨而為三才之秀獨可疾雷苦霧驚湍險硐

鬼軀獸吻為美乎米老之字洵有怪法乃其獘非佳境也惟大字天馬賦差為合作無奈好異之輩疑少蹈厲之態另出面目諸醜畢具大雅之道逝其遠矣而又有為眩惑者表之惟恐不及老顛何仇於後人也至於字有互異亦惟大字者勝余力為洗垢自附於老顛知己云墨林快事

米書此賦余見三本學譬窠大字僅有此一本字字皆可為榜署米公自言大字如小字以勢為主者容

庚午春馬生致米元章墨刻天馬賦筆勢雄強超逸真有千金蹀躞過都歷塊之氣賦語則不受銜轡滕生尭駒耳徐元玉後題一詩頗致代興意未敢盡許也弇州山人稿

米元章章居士墓表

元章書章吉老墓表筆勢縱於誌銘大都士人作書時有乖有合觀者雖不可執此較彼然必求其妙處

則於自己臨摹方有資助不則只是閻張顛善草凡得其敗紙惡札皆謂是以頭濡墨時所書豈不是癡人前說夢

蒼潤軒帖跋

米海嶽章吉老墓誌銘

章吉老傳盧扁之術米元章得鍾王之法真世間之二妙濡郡之一奇也而志乘不録碑植於城南十數里荒郊中蓋吉老之墓在焉由大觀距今百六十餘載雨淋日炙漸覺斑駁懼其彌久而磨滅也因刻之

以附於寶晉齋帖末曹之格跋

米南宮篆竹居詩

米南宮樂圃先生墓誌

米元章書沉著痛快直奪晉人之神少壯未能立家一一規摹古帖及錢穆父訶其刻畫太甚當以勢為主乃大悟脱盡本家筆自出機軸如禪家悟後拆肉還母折骨還父呵佛罵祖面目非故雖蘇黄相見不無氣攝晩年自言無右軍一點俗氣良有以也此為

樂圃書志適勁奔逸又足平生得意筆太史公作信陵君傳蔡中郎為陳仲弓志皆以得意人不輕贊譽正似此書耳容臺集

泰山封禪遺文碑

司馬相如譔　米芾集晉右將軍王羲之書　熈寧元年

米元章顔魯公碑陰記

米書素有偏側之勢一遇魯公便加莊重魯公之風

至數百年後猶能匡正米老 金石評攷

宋世書稱蔡黄蘇米然南宫雖自晉唐諸名家出而其法亦少變焉此帙筆勢猶端謹無怒張穠纖之失其亦因魯公而變之者與 蒼潤軒帖跋

米老為魯公書碑陰即用魯公書法奇宕可喜至碑中謂杞欲害公之人而不能害公之仙其説亦奇余以為杞能害公一時而不能不予公以千古固無論公之仙與不仙也 銷夏記

米海嶽龍井山方圓菴記

此米字之最有聲合作者乃以庵之僧脩好事者適得米老舊搨以補亡而恰遇一顛倒裝潢者錯其先後據之入石虎林游人如織莫有為之是正者余早得此本亦以為裝家誤旋入杭摩挲石下依然誤也因另搨一紙為之改裝則文從理順不致誚一公為傖父顛士為糊目矣欲再正其石而匆匆北歸當縣此恨因識於此墨林快事

米海嶽孔林古檜詩

王佐云古檜在孔林杏壇東南今不存矣惟再生一株亭亭獨立身文皆左轉如草繩纏至梢有葉青青可愛非世上所有也佐親見之梢尾有葉一小叢廣高一尺許樹大僅一尺許 志林攷據

右孔聖手植檜贊米芾篆并書碑在孔林余得之於聖公彥縉陸伯易為余言宋人書米為優而余家米書獨此與露筋碑為優云 東里續集

米南宫王略帖

米元章蕪湖縣學記

此碑在米書中最為瓌瑋吾鄉嚴子寅酷愛海岳書每日臨千百字弊則更易一帖此本不知是第幾次裝者 蒼潤軒帖跋

米老書所貴獨錬自己精神全不依傍門户即其夢寐古法頭目奉之要不過以薪炭其丹先已在鑪中不借他分毫也貴亦在此累亦在此奇形怪貌居之

不疑所云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令人乍見而恠再見而習三見而漸親就之以為函蓋世間自有此一種形貌無足怖悸而已此學記字字有體勢亦鮮敗筆又米書中之可貴者墨林快事

蕪湖學記黃裳纂文米芾書字法遒勁而韶秀余舊有未斷本兵亂失去今雖稍剝然大勝龍井方圓庵諸刻銷夏記

米海岳研山銘

米友仁蘇州孔廟碑

評者以南宫書怒張有子路未見夫子時氣象今以小米較之又不但堂廡之差而已余嘗合晉二王唐二歐宋二米並觀謂其一蟹不如一蟹以兹二刻聮之良可見其梗槩矣（蒼潤軒帖跋）

米元暉書夫子廟記石刻在吳城中書亦秀頴可愛但結法既不古又乏變態耳黄涪翁贈之詩虎兒筆力能扛鼎教字元暉繼阿章取羲之獻之故事書家

不愧箕裘者有大小鍾大小衛大小王大小歐陽大小米惟小米差弱耳

弇州山人撝

金石文考畧卷十四